

1408

廣豐縣文史資料

第五輯

政协江西省广丰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目 录

◆◆◆◆◆ ◆抗日烽火◆ ◆◆◆◆◆

- 抗宣二队在广丰活动二则……………杨兰珍 何 惧 (1)
战斗在浙赣线上的职青团 (节录)
……………周君实 龚川琦 (4)
保安十六团抗敌剧社来广丰公演……………杨沛谷 (10)
复刊后的《广丰抗敌日报》……………杨沛谷 (12)

◆◆◆◆◆ ◆黄埔学生回忆录◆ ◆◆◆◆◆

- 血与火的岁月……………俞金镛 (14)
岷山战斗故事四例……………叶林馨 (18)
我在国民党高级军事机关的通讯生涯……………顾培福 (22)
我在浙赣沿线抗战回顾……………余忠精 (26)
为抗日不怕流血受刑……………叶 诚 (32)
在黄埔军校学习前后……………郑修举 (36)
附：黄埔军校同学会江西省广丰县会员表…………… (40)

◆◆◆◆◆ ◆往事回忆◆ ◆◆◆◆◆

- 姚金铨被土匪绑架始末……………石 川 (44)
-

民国时期广丰绅士告倒了县长·····	郑衍青 (47)
在我父亲杨芝山坐牢的日子里·····	杨少芝 (51)
难忘的往事·····	潘贤任 (58)

◆◆◆◆◆ ◆人物春秋◆ ◆◆◆◆◆

郑 渊传略·····	郑史文 (60)
叶厥骞简介·····	翁元浩 王松柏 (62)
蒋润观同志生平·····	(64)
民国时期广丰籍地师级以上人物简表·····	(68)

◆◆◆◆◆ ◆史料拾零◆ ◆◆◆◆◆

工商联史话·····	周 岩 (75)
我参加“送瘟神”的经历·····	<u>毛志霄</u> (82)
“U—2”和“黑猫中队”·····	(英)包柯克 (96)
广丰风情(续篇)·····	李有祥 (101)

后 记·····	(149)
----------	-------

图 片：赵朴初为博山寺题字
新建的博山寺大雄宝殿

抗宣二队在广丰活动二则

营救陈白汀同志

我于1938年10月，从弋阳抗日服务团转到在贵溪活动的抗宣二队，中共党组织关系是由贵溪新四军办事处（负责人谭启龙）转的。当时只知道我队指导员舒仁岳是党支部书记，我和贡献（后叛党）、王贵（1941年在闽北邵武山头被叛徒杀害）三人为一个党小组，贡献是小组长，队里还有其他党员，开始都未发生横的关系，是保密的。抗宣二队共40余人，是从武汉经过短期训练成立的，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宣二队，属于第三厅（厅长郭沫若）领导。抗宣二队成员有从上海、汉口加入“蚁社”的部分社员，有从延安抗大出来的，有共产党员、民先队员，大多数为进步青年。队内也有个别是国民党党员。在武汉时由第三厅安排抗宣二队在第三战区范围活动。同时还有演剧五队、七队分配在第三战区。抗宣二队以表演歌咏和小戏为主，到城市乡镇开展宣传活动。队里主要活动由党支部领导，队长何惧（陕北公学学生，党外人士，他支持党支部活动，解放后为全国政协委员），副队长谢筱迺。1938年秋抗宣二队到达贵溪，1939年秋到达上饶。这时许多抗日救亡团体汇合在上饶，一些团体内党的组织属于抗宣二队舒仁岳领导，所以抗宣二队是个特别支部。1939年6月发生了“同乐会”事件，有七、八名党员被捕，还追查过抗宣二队支部书记舒仁岳，扣留过队长何惧。

六月风暴过后，抗宣二队就挺进皖浙赣前线进行宣传慰劳工作，1939年10月左右应弋饶师管区的要求，到广丰县协助新兵训练。

到广丰县后，除少数同志参加协助新兵训练外，我们仍然开展宣传活动，还深入乡镇进行宣传。我在小学教唱救亡歌曲时，发现一个十一、二岁的女学生会唱《丈夫去当兵》，我觉得很惊奇。经仔细了解她是县长的女儿，这首歌是她父亲从监狱里物色到的一位女家庭教师教她唱的。我通过侧面调查知道这位家庭教师是个大学生、共产党员，化名陈白汀，因叛徒出卖被捕，关在广丰监狱。县长太太为了精心培育女儿，就设法叫县长把这女政治犯从监狱放出来，留在县衙门内当家庭教师，但限定她只能在县长公馆范围内，不能出大门一步。我即向抗宣二队党支部汇报，党支部经过研究决定设法营救陈白汀同志。首先由我通过县长女儿带我到她家去玩，进而接触这个家庭教师。经过几次接触，我向陈白汀转达了党组织准备营救她的意见，但她不敢相信，要亲自见一见党支部负责人。后来支部请示了上级，经同意后在周密的安排下，支部负责人隔了一道矮墙和站在县衙后院的陈白汀接上了头，取得她的信任，布置了营救的时间和办法。然后我又带了一套合身的便装给陈白汀，接着支部派王贵同志在一个漆黑的深夜里，把陈白汀接了出来，支部给了她介绍信，把她送上公路，要她到新四军办事处去隐蔽，然后转往皖南。半个月后接到她的来信说，她已平安到家。县长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发现陈白汀失踪，但不敢声张，只好向上司报告一个女犯越狱逃跑了，并未对抗宣二队产生怀疑。

我们在广丰县大约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工作后，又奉命赴

皖南前线。

(杨兰珍)

帮助训练新兵

1939年9月底，我们应浔饶师管区要求去帮助训练新兵。两个月我们清算了江西第六行政区的役政，把两千余人的入伍清册呈献给易专员、唐司令和我们谷主任，介绍了役征无法推进的根源，逃兵不能克服的主要原因。当时我们在霞坊也曾治标的作募捐公演慰问军属，帮助军属解除痛苦，同时也给保甲长以助力，所以队部形成了“包公”的法庭，在离别的时候，保甲长流着热泪，抢夺着代搬行李，整个镇上充满着火药气，那是放着欢送鞭炮。

广丰是赣浙闽边区的一个县，地方情形的复杂真叫人害怕。我们同样的得到王书记长的协助而展开了各项工作，建筑起了一座负伤将士与民众之间的桥梁，为“伤兵之友社”募集了五百元基金，青年们有了一个团结、游动工厂的工友们，每个人都同我们打得火热，突然一个命令又是“速回上饶”。

(摘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宣传第二队编印的《抗宣通讯》第三十期何惧的文章)

战斗在浙赣线上的职青团(节录)

周君实 龚川琦

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。1937年7月7日和8月13日又疯狂向我南北两个最大的城市北平和上海进攻。一时在我国的土地上从北到南战火遍野，无数财产毁灭，无数生命死亡，中华民族遭空前浩劫。谁愿意做奴隶，谁愿意做牛马，受帝国主义压迫最深，斗争抵抗也最激烈的上海各界同胞，纷纷组织起来同全国同胞一道奋起抵抗。上海职业青年，立刻组成了“上海职业青年战时服务团”，到广大农村宣传，到战地去服务。

上海职业青年战时服务团(以下简称“职青团”)的前身是“大公报《戏剧电影》读者会战时服务团”的第四宣传队(以下简称“大公四队”)。当时由于一队、二队在前线被国民党强令解散，于是我们设法从“大公四队”转换成为“职青团”。“职青团”发起人冯少山先生，一九二七年前后是上海市商会会长。“八·一三”全面抗战开始，他由于有爱国感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危机感，倡导并发起这个组织，当时还只是一个空架子。他欣然同意接纳我们，提供经费，并定名为“职青团内地宣传工作队”，向上海市社会局取得了工作许可证。至此，我们立刻着手建队、准

备出发。

在建队会议上，推举周君实为领队。周原是田汉同志发起和组织的“上海救亡演剧队”第六队副队长，曾因共产党嫌疑在浙江嘉兴地方被捕，后因无证据被保释，不得留在六队了。他的职业身份是**中国联合新闻社**记者兼南京《金陵日报》驻沪记者；张祖权：文书兼管经费；谢勤：总务；龚川琦：戏剧编导；顾震：戏剧助手；武石：美术、舞台设计装置；尹庚：文字宣传；于学伟：歌咏指导；田青：歌咏助手；钱仁：卫生；马肃：保管。全队共15人。武、周、谢都是上海救国会会员。他们商定由周去“上海职业界救国会”找到负责人之一的盛祺瑞同志（又名盛同，中共老党员）汇报，把关系衔接起来了。“职青团”直接归“职校”领导（关系未公开）。武、周、谢组成了“救国会小组”，制定了宣言和口号：

- 1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
- 2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
- 3、团结起来，一致抗日
- 4、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
- 5、肃清汉奸
- 6、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

队部设在成都北路502弄5号顾震家。职青团排戏、练歌，并绘成30多张大幅抗日布画，有十九路军湘沪抗战时的照片100幅，征集了一些简单的服装道具，制成了一面队旗，还从冯少山先生处取得了四封介绍信。

我们于1937年10月26日登上去宁波的海轮，27日清晨到达宁波，正式开始救亡宣传活动。

找到了党

1938年2月2日至10日，我们在上饶城内共9天，演出了3场，两场招待军队，一场给上饶师资训练所作示范演出。我们还教排了哑剧《我们的锄头》和话剧《保险箱》。

专员夏承钢不让我们到红军游击根据地铅山去，要我们到广丰工作。夏指定我们同该署教育科长张石樵联系，张原是本地区教育界知名人士，比较开明，对我们态度还诚恳。

在上饶时武石提出，职青团要设法争取共产党的领导。救国会小组商定由武石去南昌，与“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”取得联系，我们终于找到了党。往后“职青团”的活动由办事处指导，这是“职青团”在革命大道上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。

初到广丰

2月11日至16日，我们在广丰工作了6天。其中两天在洋口，4天在城内。在这期间，我们举行过各界人士抗日座谈会一次，绘画图片展览和宣传演出大会各3次，与广丰抗敌后援会联欢一次，教唱歌3次：一次是教壮丁，一次教小学生，一次教杉江中学的学生。在城内的两天演出中，有一次是在广丰的三岩戏院演出的。

县里由于有专员公署的通知，县长李尊邕和当地的一些上层人士都来接待，但和我们亲近的还是那些中小学教师、学生和群众。

在举行各界抗日救国座谈会时，我们把军官许视察员（北方人）也请来了。当我们的同志在会上唱起《流亡曲》

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”时，许哭着说：“我的老婆儿女都没有出来，我的财产也完了。”歌声悲壮，我们自己的人也哭了。

再到广丰

3月15日，我们计划是到玉山去的，谁知夏专员要我们赶回广丰。我们在上饶休息了一天，再到广丰。

从3月17日至7月24日，我们在广丰工作了4个月零7天，在城内16天，在农村3个月零21天。

在农村我们走过了上田坂、下田坂（靠福建）、三都、七都、洋口等共18个乡镇。这是我们乡镇工作得最久、走得最多的一个县。我们每到一个乡都举行了乡镇干部抗日座谈会、宣传演出的群众大会和大幅抗日绘画图片展览。由于语言的关系，我们演出以歌剧、哑剧、幕表戏为主，演出过《流亡曲》、《胜利的游击队》、《捉壮丁》、《我们的锄头》、《保卫家乡》和新编的《小放牛》等剧目。

我们所到之处以七都的情况最糟，见到的尽是些满脸饥色的老年和儿童，不见中壮年人，山村附近的路边和坡地上，竟然随便放置不成行列的不少死尸棺材。红军离去后，这里的群众遭到多么严重的苦难啊！在这里我们特地为这些老年、儿童演出了新编的“小放牛”，以表达我们的情谊。

在我们走过的一些乡镇里，有些群众向我们控诉征兵不公，这样的事情我们无法解决。

在城内期间，主要是以辅导工作为主。我们辅导了两所中学（杉江中学、复南中学）、4所小学（戊午小学、中心小学、萃始小学和女子小学）、铅山同学会、自卫队常备大队和37后方医院等9个单位。辅导工作主要是导演戏剧和

教唱歌，有时讲些有关戏剧方面编导和演出的知识。另外还担任了两次游艺会（后援会主办的），一次女子小学的输出，以及9个辅导单位彩排演出的全部舞台装置和化装的工作。我们自己单独演出只有一次，与其他团体联合演出2次（一次是游艺会，一次是“杉江中学”10周年校庆会）。

在辅导工作中，龚川琦为女子小学编导了儿童歌剧《偷瓜》和一个短剧；为“杉江中学”编了个滑稽小调，并导演了话剧《战到夕阳西下》和《自卫》；为“复南中学”导演了他们所改编的《中国的母亲》；为“铅山同学会”导演了《黄浦月》；为“第37医院”导演了一个哑剧和话剧（剧名都记不起来了）；为常备大队导演了《两兄弟》；为萃茹小学导演了一个话剧（剧名已忘记了）；顾震为戊午小学导演了《最后一课》，为“中心小学”导演了《女性的呐喊》。武石同志在县政府八字墙上画了两大幅壁画。

在广丰工作期间，我们一连向《赣东日报》发出了7篇通讯，报导我们的工作情况和反映征兵中的一些问题。严庚给胡风主编的《七月》杂志写了一篇广丰通讯。

总而言之，这段时间我们是丰收的。但我们不会忘记有3位同志帮助过我们的工作。一个是从南昌来的赵定保同志，是专搞音乐的，从3月26日到4月25日指导我们，对我们的唱歌质量提高很大。另两位是何星南夫妇，他俩都是北平艺术学校的毕业生，对戏剧很有研究，何除了参加编、导工作外，还和他的爱人参加舞台布置和化装工作，对我们帮助很大。他们在抗日救亡工作中作出了贡献。

情况是很复杂的，有人对我们不放心。一次“杉江中学”教务主任傅庶三，把一份胡风主编的《七月》杂志翻给

周君实看，这一期有“职青团”严庚写的一篇《广丰通讯》。傅还说：他们（当然是指党棍子）怀疑武石是共产党。龚川琦由于过度疲劳病了，不得不返回上海医治，使我们失去了戏剧方面的指导力量。龚回沪后介绍了吴谨来。

在这段期间，我们接受了许视察员和37医院叶院长捐赠的各10元和裕民银行几位朋友赠送的鞋袜。

《赣东日报》社的朋友们，为我们无偿铅印了150册《职青团概况》。这是我们到各地联系的敲门砖，内有我们的宣言、口号、路线图、证件、团员简历等等。

广丰裕民银行职员杨健，毅然抛弃了旧时代认为是金饭碗的银行职业，参加了“职青团”，从此我们又增添了一位坚强的抗日战士，这是我们在广丰的一大收获。

结束了广丰的工作，专员公署要我们去余江。

从37年到40年头尾达4个年头的抗战最最艰苦时刻，我们徒步历经浙赣两省18个县市，上百个乡镇，宣传群众近万人，为我党作了大量统战工作，团结培养了两三百名进步青年。“职青团”有16人参加了“民先”，11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6人到了延安和抗日根据地。可以说这支队伍是党的一支宣传工作队，是党在战地的前哨。

保安十六团抗敌剧社来我县公演

杨沛谷

江西省保安第十六团抗敌剧社，经县后援会函请，于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年）十二月十四日来我县公演，由保安副司令兼团长汪怀仁率领，全团艺员十七人、武装战士一个排，到县后分驻在西关合邑总社、东文阁等处。

团长汪怀仁参加革命多年，不仅长于军事，而且有政治头脑，汪奉令调任上饶区保安副司令后，鉴于后方抗战空气沉寂，有从事扩大宣传之必要。创办抗敌剧社，选有特长剧艺同志担任艺员，并私人捐助二千余元购备布景道具、编排新旧剧目，亲自编剧导演、扮角，而且率领全团演员到余江、余干、黄金埠、万年、上饶等处公演。其目的是在赣东一带作游击的抗敌宣传，以戏剧的力量唤起广大民众抗敌救亡的情绪，使军队与民众打成一片，共赴国难担负保卫赣东的任务。

保安十六团抗敌剧社十二月十四日来县公演五天，十八日演毕。舞台架搭于杉江学校后背公共体育场。二十二日全团由广赴洋口公演五天，二十六日演毕，二十七日在洋口逗留一天，二十八日返饶。在县公演期间，剧社为劝募寒衣慰劳牯岭孤军，特设献金箱于台角，以备观众自愿献金，演毕后开锁核算共得法币七十五元七角三分，汇寄省保安处统制转发。

抗敌剧社此次莅县公演五天，每日下午七时开演十时许演毕散场，每场除伤兵、各公法团代表外，约计一千数百

观众，轰动一时，无论是旧剧或新剧，都能迎合观众的心理，吸引观众的注意，所以获得民众热烈的欢迎，留给民众深刻的印象，每日剧终都要邀请县后援会谢石醒总干事讲话。尤其值得提出的：一、《铁蹄下的农村》（六幕）暴露出敌寇的兽行和汉奸的丑态；二、《卖国贼》（七幕）揭破父子卖国的无耻阴谋；三、《三友投军》（七幕）描写三友踊跃参军，参加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；四、《申江血》（十二幕）描写“九一八”至“一二八”前后上海方面发生灾难的事实。总之，这些剧本，都是血的事实，划出时代的轮廓。

抗敌剧社全体人员，上了台是演员，下了台是时装同志，全体同志尽量发挥游击的宣传力量，唤起民众坚壁清野，保卫家乡，切实领导民众由游击宣传展开游击战争，歼灭敌寇。

最后县后援会为鼓励保安十六团抗敌剧社莅县公演，不辞舌敝唇焦，为国宣劳，特制缎旗一面，内绣“唤醒民众”四字，送赠该社，以表敬意。

复刊后的《广丰抗敌日报》

杨沛谷

广丰位于赣浙闽交界处，交通窒滞，教育未臻普及，文化水准低落。一般大众——尤以乡村大众为甚，对于世界潮流、宣传抗日、国内情势、社会现象及一切主义、学说、国策、政令以至日常生活所必需之常识等罕有了解机会。

“欲使民行，先使民知”，欲使民知，须有使民知之工具。为此，于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年）一月创刊《广丰抗敌日报》，当时发行半张，每月收价贰角。后停刊，延至同年十一月三日复刊，复刊后改出全张，因纸价较前稍涨，每张成本一分有零，每月需三角以上，但为了宣传抗战，普及文化，每份月价一律收贰角五分。

《广丰抗敌日报》用石印印刷，报纸设社论、国内新闻、地方消息、副刊等四栏。

该报复刊之前提，即以社会基层大众为对象。编辑方针亦循此前提出发，致其最大努力，文字力求通俗，材料务切实用，重客观而辟玄想，少述抽象理论，多谈实际方案，必使多数民众，能诵于口了于心，而有裨于日常生活。

发行：该报在未停刊以前，仅发行二百份，以供各机关社团及知识阶层茶余饭后之消遣，辐射所及不出城圈，乡村间固未见为何刊也。复刊以后，既以基层大众为对象，自应推广于乡村。故复刊第一期，即发行四百份，除以前阅户照样发报

外，並普及于第一区各保及保学。第八期以后，增至六百五十份，逐渐推进于二三两区，第十期开始续发第四区，而份数已达八百七十份，预计十二月一日发行第五区，总份数在千份以上。递送办法，城厢附近各阅户由报社派工友划分路线直接投送，城外各乡村，在保联所在地设递送站三十处，敦聘保联主任为站主任负责分发，并委托各区署代行递送至各站。这样时间上难免耽误，然而可望不至遗失，遇交通阻塞之环境中，舍此更无良法。各区长保联主任，爱护此报，不辞转递之劳。

至于办报经费，初办发行二百份时，在地方非常概算项下每月拨有经常费百元，除报纸仍收费外，并向外筹有补助费，结果尚亏负一百余元，由铅字费项下挪抵。复刊后，本无确定经费，嗣经第二十三次动员委员会议决定，始准在非常概算项下每月拨给补助费八十元，所谓的款仅此而已，然发行份数则五倍于前。截至十二月一日止已出刊二十八期，合计二万零八百八十份，仅纸张、印刷费已达一百四十六元一角六分，开办费十五元四角二分，工手工友工膳费四十一元六角，邮电公杂费十七元四角六分，职员薪俸不计，已支出二百二十元零六角四分，若依上述支出金额与出版份数，平均计算每份报纸需一分五厘，独立成本每月合法币三角一分五厘，即每份月售价二角五分，尚需贴补六分五厘，而经理、编辑、采访以至事务员等所费之心力，尚无取酬。

《广丰抗敌日报》民国二十八年（1939年）一月一日发行元旦特刊，二、三、四日停刊，五日照常出版。元旦后编辑室迁回县党部报社原址办公。

民国二十九年（1940年）九月，该报由县党部接收，改名为《广丰日报》

血与火的岁月

俞 金 铮

想起在黄埔军校学习及投入抗战、参加起义的岁月，我心中非常兴奋、激动，我永远忘不了那段紧张热烈、充满着生气又凝聚着血与火的日子。

家庭熏陶

1920年10月，我出生在江西广丰，父亲是个开明的教书先生。他思想进步，主张民主，崇尚爱国，提倡男女平等。小时候，我经常听父亲讲爱国民族英雄的故事，印象最深的是岳飞精忠报国，抗击金兵，收复故土，统一祖国的爱国奉献精神。还有“五卅”反帝爱国运动，支援省港工人大罢工，抵制日货等故事。得益于家庭的熏陶，从小就坚信帝国主义是可以赶跑的，于是我暗下决心，立志要为争取人类平等而斗争。

1938年7月，我在岳云高中毕业后，耳闻目睹日寇凭借其军事实力，大举侵略我国，到处烧杀抢掠，野蛮践踏我大好河山，在这漫天烽火的日子，我的心和千万热血青年一样，被严酷的现实烧得生痛。拯救可爱的祖国，解救苦难的同胞，是我当时的信念。正值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，《东南日报》刊登了一则关于黄埔军校在东南各省招收青年学生入校，培养军事骨干人才，充实抗战部队的消息，我闻